蠶語

鄭烱明

一

詩是詩人的衣裳，當一首詩誕生且呈現在鑑賞者面前準備接受批評時，無疑的，詩人是赤裸的。如果此刻眞能從對方聽出絲毫的回響，（暫時不管它是褒獎或貶抑），對詩人來說，至少那是一種慰藉。以此，詩人進一步從中獲取鼓勵與刺激，而求作品推向另一階段。是故，倘若此種唯一的慰藉亦被剝奪，那是詩人眞正的悲哀。

二

詩人不斷地回顧過去吸取教訓，更需不斷地透視未來，做爲前衞。因爲詩人是世紀的觸角，其靈敏度、深刻度均足以引導任何事件之解決途徑。詩人雖非先知，但他是一盞灯，照出醜惡和善良。詩人的責任是艱巨的，若只知苟且地鑽入死角，逃避現實，製造虛僞，則將是詩人末日的來臨，遑論其作品是否受得住時間、空間的衝擊。

三

蓄意的摹仿與過份的崇拜乃是阻止詩人前進的絆脚石。詩人一旦起步，自應全力建設一完美純潔之境界，不依賴，不頹喪，時時刻刻努力新生，以絕對鋒銳之眼光去剖析每一件事物，甚至自我；然後，作品有飛躍之勢，不致沉滯不前。詩人除對作品忠實外，亦必對自己忠實，此爲詩人之所以爲詩人之大前題，縱使這一代爲其美麗的外貌所作之矯飾而受欺，但決然逃不過無限時間的嚴厲制裁。

四

批判者的態度忌偏向主觀與客觀。前者過於偏激，後者過於矜持。偏激的結果易蒙蔽事實的眞相，優點固然應予披露，缺點亦應予以指出，使作品得到適當的評價，而不否定正反兩面的對立性；矜持的結果易失去批判的意義，徒具表面化的敍述。總之，主觀與客觀於批判時，二者須作有效的協調，後果如何，全視批判者的詩學修養而定。批判者若因一時疏忽，遽下斷語，或其立足點純以個人利害關係作基礎，或完全輕易推翻作品之原意；凡此種種，只能造成混亂，不能形成制度。

五

詩人能虛心於任何詩評（包括以自己作品爲對象）是高超的，此因素每促成詩人走向偉大的世界。發覺與批判者有探討必要，當提出答覆、辨明；發覺批判者心存己見，所言不夠眞實深入，持筆時未對作品有全盤瞭解，自可不理。換言之，詩人須培養高度的判斷力，絕不可將自己戴上有色眼鏡。

六

假如詩就是「絲」，那麼，你的「詩」能像蠶的「絲」那般完整，純白嗎？

醫　院

髮間　你一躺下
我便直立在兩個世界的交點
當所有的白圍圍
構成一凌割形骸的陷阱
我是多麼渴望於擺脫
　　急於被縫合

再次　我的冰冷的體
在朦朧中感到即將爆裂
太平間的友人向我招手
我看到了　看到了
割開的橡皮
微弱的跳動和刀片

是這樣一個莊嚴的歸止
猶如臥於風化之岩上
倘若我的第二度誕生來臨
我的手長過你的脚
且準備完成另一次的頎體
我會突然以 X 光離去

註：「醫院」原發表於「笠」詩刊第十五期（五十五年十月出版），有後記，因與此處無關，故予略去。